

逢周三刊出

香港學生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2011 至 2012 學年第三輪)



入・圍・作・品



讀書樂



反思如何善待殘障人士

——讀《五體不滿足》

文理書院 (香港) 6C 劉帶弟



在芸芸五十本書中，我選擇了《五體不滿足》是因為我想了解一名四肢不健全的傷殘人士如何克服生理障礙及別人的眼光而努力生存，到最後更以自己的故事去激勵別人。在看這書時，不禁佩服及欣賞作者的堅強及魄力。作者乙武洋匡以獨特的姿態誕生的，令周遭的人大吃一驚，因為這個男孩天生是沒有四肢。很難得地，這男孩的父母一點也沒有厭惡，更覺得這孩子很可愛。在這孩子的人生中不斷支持他。

我很喜歡作者的堅強及樂觀，由於人體骨骼成長速度比肉快，於肘部以下空無一物的作者必須開刀動手術，否則骨頭會刺破皮肉穿出來。動手術後從手臂前段經過腋下到腰部中有一道長長的傷痕，看起來像在背上砍了一刀，兩邊有相同的傷痕，變成了一個「V」字型，竟可被他聯想成勝利的標記。這種想法的確很樂觀，使那原本令人心痛的傷痕，在不覺間竟變成了勳章

。兒時的作者在幼兒園時已需面對動手術，卻沒有太多的害怕，的確是個堅毅的孩子。

作者年紀輕輕時不但面對生理方面的轉變，還要面對心理方面的問題。在上學時，班上的同學起初會對作者沒有四肢及坐輪椅而感到奇怪。面對同學及周遭的人注視難免有點不自在，但作者並不視這是什麼不一樣的事，同學間更培養出深厚的友誼，班上的同學會主動幫助他。我認為作者有難題時，身邊的朋友會主動作出幫忙是一件十分幸運的事，因為同學不但不排斥他，還有善意的舉動，這令我十分感動。反觀於香港，我在街上看到有些孩子當碰見傷殘人士時，竟會指着他們恥笑，這現象不禁令人感到可悲。雖然孩子年紀還小、是無意的，但很少家長會藉此教導孩子，反映政府沒有積極教育下一代該如何對待殘障人士。另一方面，我覺得與作者同班的同學很幸運，因為他們比別人多了一個不歧視殘障人

士及養成看到別人有困難便主動幫助的態。

在看這本書以前，我會覺得讓不健全人士做一些對他們來說是高難度動作的事是很可憐的，故應由其他人從旁協助。或是殘障人士應該接受特殊教育的，普通教育並不適合他們的。但在我看完這書後便發覺，這是刻板的觀念，也是很應該改變的想法。縱使孩子有某種殘障，有些動作會對他們來說是困難。但不代表應阻止他們嘗試，或不給予支持及鼓勵，這反而是對他們最殘酷的事。就如作者本來亦認為自己沒有可能可游泳的，但因老師的支持及耐心的教導，使作者完成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其實在過程當中所領略到的不只是泳術，反而還有一份堅持及勇氣。

昔日我在想如果班上有殘障者，就會造成周遭的麻煩，變成大家的包袱。看罷此書後，我在反思這想法真的是正確的嗎？我想是錯的！因為班上有殘障學生，在過程中，班上同學學會幫助別人，作者的積極及堅毅、樂觀會渲染到同學，使他們有這良好的性格特質，殘障者必需接受特殊教育是因為他們被「標籤」了，殘障亦有分輕重程度的，可以的話盡量是讓孩子接受普通教育。獲益的，不只是殘障人

士，還有是周遭的人學到積極良好的態度。

有時候，我會覺得上天為什麼不公平，不能讓每人都有健全的身體。作者雖沒有四肢，但他有在適時給予關愛及鼓勵的父母，有待他好的同學，更形成了樂觀的性格。這些因素使這位四肢不全、短手短腳的輪椅青年能運用有限的條件，仍能享受生命，更有勇氣參與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更以自己為例子，與身邊的人分享，激勵身邊的人，證明世上無難事。出生時即使被醫生判定為「先天性四肢切斷」仍可成功的人生。

他的故事的確有鼓勵別人的作用，充滿着振奮人心、鼓舞生命向上的力量，我也必須向他學習，使自己有更樂觀積極的豐盛人生。

簡評

——藉書中人物乙武洋匡的殘障，歌頌積極面對人生、自強不息、克服逆境的不屈精神；點出家人及朋友支持的重要，並結合香港社會對殘障人士的態度，指出教育的不足。難得的是從中得到鼓舞，願意學習作者向上的生命力，建立自己豐盛的人生。中心思想明確，表達流暢。（兒童文學作家 孫慧玲）

通往成長的青春單程路

——讀《十八相送》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4A 孫鎰鋒



在我們未滿18歲的時候，總是會猜想18歲後的世界，總是加上童話式的想像，想像着有特別的人和事會遇到。當18歲成為過去式可能會會夢醒，發覺成年前後根本沒有改變，人、事、心智、世界，都沒有童話式的配樂響起。作者以一個不斷迴轉於青春的咒語、一個總是緬懷當年的老人、一個普通的少年

去譜寫一首有關青春的歌謠。那個咒語表達出人們對成年的恐懼，不想成長、不想長大、不想衰老……希望永遠循環於18歲，原來最終會成為永無止境的痛苦。那個老人表達出曾經錯過青春的悔恨，一種再沒有精力地看着年輕的汗水的那種無奈。原來經歷人生百味，才會回味那青澀的過去。

其實，那少年所代表的就是我們自己，在成長的旅途裡，對於18歲那個末來的領域有着一種好奇以及緊張，同時還存在着一種期待，當到達後可能只有失望，因為它不是結束，而是指向開始；在一個更艱難的荒原，我們才會在害怕長大的同時又緬懷過去。

三種人事互相對比映襯，讓我們知道，不必恐懼成長，因為那是歷程，衝破考驗就會得道；不必眷戀青春，因為那是單程路，目的地在前方的不遠處。也讓我們知道，要珍惜青春，因為它很美，卻很短暫。要面對18歲後的世界，因為它

比成長更漫長，也因為它的漫長，才不至於令人生活枯燥無味。

簡評

——這是一篇較為零碎的片斷式感悟，但正是這些片斷見證了閱讀與成長的真實面貌。閱讀並非都是對書本的系统把握，相反，浮光掠影的感受或者碎片式的評點，反而抓住了心靈被觸動的瞬間。雖然小讀者對於這些觸動尚未來得及全部消化，但此讀後感卻很真實地記錄了這些時刻，並引起我們的共鳴。（中文大學博士研究生 陳亮亮）

篡改記憶 迎合現實

——讀《四喜愛國》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6A 何家旭



我的記憶說：「我曾做過那件事。」但我驕傲說：「我沒有做過。」而且堅持不讓。最後，我的記憶讓步了。——題記
記憶一旦讓了步，驕傲就成了真實。

將軍對於自己過去的豐功偉業有着深深的固執，他總是掀翻過去的歷史，沉湎於過去。從小說開始對他的描述可以看得出來，在他虛實交錯的遊歷之中，也同時多處修改了記憶。

在他最輝煌的那段記憶裡，「維揚那臭小子還不知道在哪裡當孤魂野鬼，沒處投胎呢！」多年來，在每次父子倆發生摩擦衝突的時候，將軍都會意氣風發的在心裡這麼說。可是話一出口，將軍又感到一股恐懼——他真的懷疑那個戰後出生的老來子，曾經是某個無名火線上冤死的孤魂野鬼，或者是所有

冤孽的總和精華。所以將軍必須把記憶修正，以抗拒冥冥之中可能加諸在他身上的報應。

當他帶着老管家來到有關上海民國21年的記憶，看着50名日本人燒毀一家毛巾工廠，燒死兩名中國工人的時候，將軍趕緊跟老管家說：「其實我那時候根本不在上海。打保衛戰以後我才來的。」可是他無法說明，既然眼前這場夜火處於一個他從未經歷的時刻，他又怎能帶老管家回來？將軍以前說過鬼子燒工廠是為了向他報復啊！他不是先活活打死一個日本鬼和尙嗎？將軍立刻搖頭否認，以免把那臭和尙和獨身的維揚牽扯在一起。他義正詞嚴的斥道：「胡說！」

這一段把將軍內心潛意識的掙扎運作具體化，當事實引發了內心深處的恐懼時，為了對抗這股害怕，只好篡改記憶，改裝成一種自覺

可以接受的程度；這是一種防衛機能，藉以保護自我。

另一個例子就是將軍衝入火窟中，救出自己的同胞，沒想到救出的是虹口地面上的中盤鴉片商。雖然這個人後來資助他的非正規軍隊一大筆糧餉，最後還成為他的岳父。但是他心中始終有一股罪惡感。所以，將軍悄悄聲向老管家表示，他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他的岳父那個王八蛋。「可是，那時將軍沉吟着、嘆息着，沒有繼續說下去，他希望對方能體諒。在內戰外患頻繁的年月裡，沒有什麼人或事是純粹的。榮耀與罪惡、功勳與殺孽、權勢與愛情、恩與仇、生與死……全是可以攪合成一體的稀泥。為了減輕罪惡感，就是藉由強調時代的動亂，情勢的不得已來說明自己的無能為力，以推卸自己的責任。」這很明顯是他防衛機能的一種。

張大春的小說具有實驗性，有一種張大春的頑皮在裡面，他以語言挑戰人們的慣性。記憶的改裝過程是明顯的，記憶的塗改也有種種破綻和軌跡，但是因為一些欲望的堅持，雖然是錯的，仍然要說成是

對的。人似乎無可避免的要活在心靈力量交錯的拔河之中，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也不過是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記憶罷了！記憶既不可靠，歷史有真實嗎？在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裡，對於同一件事情，每個人的回憶都有所不同，各說各話。證明了歷史並非絕對，歷史也不過是各說各話。甚至在一個人身上的，經過時間的洗禮，自信篡改了自己的記憶，隨便也修改了自己的歷史。事實的建構是一種假象，真實只是表現出心中各股力量衝撞的結果，馬克思說：「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每個人本着自己的生活途徑活在自己的歷史裡，原來歷史也不過是一種想像的交融！

簡評

——何家旭對張大春的思想有深入的理解。過去是我們建構的精神，是近年不同學科領域（例如心理學、哲學、文學、歷史學等）的一個特色。我們往往站於今天的角度，為了今天的生活，而去塑造歷史。有學者稱這種思考方法是「後現代」主義。（中學教師 李偉雄）

學習



智能手機匯集聽寫讀說

中文2.0

香港大學教育博士研究生 蔡啓光

(本專欄Facebook專頁: facebook.com/ITChinese)

最近，幾家品牌都推出新款智能手機，標榜功能增多改進、上網速度加快、社交媒體融合等，爭奪市場佔有率。更有個別品牌增大智能手機的屏幕，使其貼近平板電腦。

智能手機發展至今，早已不只是電話；既可上網、瀏覽網頁，又可安裝應用程式 (Apps)，不斷延伸功能；手機本身已內置機件可以錄音、拍照、拍短片。從語文運用的角度來看，智能手機是匯集聽說讀寫的綜合工具。

用電話通話本身就是聽說：一方說話，另一方聆聽，對話溝通。說話者言簡意賅，傳達己意；聆聽者要專注留心，接收訊息。智能手機更有視像通話，可看到對方；聆聽之餘，更可以觀察對方的面部表情以至身體語言。除文字短訊 (text

message)外，又有留言短訊 (voice message)；錄音留言時，說話要精簡到題。

在日常閱讀方面，除上網瀏覽報章的網頁版外，有些報章已有本身的應用程式，方便讀者閱報；文字報道以外，更有短片。至於書刊，亦可通過應用程式，閱覽電子書和訂閱電子雜誌。

在書寫方面，若嫌屏幕鍵盤太小、手指書寫認字較難，可用觸控筆。日常收發電郵，無需再在桌面電腦。智能手機除本身的文字短訊外，匯集電子郵件、Facebook、微博以至WhatsApp這類程式的短訊，成為日常書寫的通訊工具。文字再配合相片或短片傳送，更是多媒體寫作。

選購智能手機時，別只受外形吸引，功能要配合自己的需要、用途，當中包括語文應用。

《一往情深深幾許 深山夕照深秋雨》

納蘭性德詞講座

主講：李超鵬

日期：6月16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4時至6時

地點：葵星畫廊

費用：免費

查詢：25463210

名人名句 巴金篇

我絕不悲觀。我要爭取多活。我要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我不配做一盞燈，那麼就讓我做一塊木柴吧！

奮鬥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進。

最新消息

本學年最後一輪讀書隨筆寫作比賽今天截稿；下期公布參加年選之文章名單 (初中組)

贈書

本報每月將以抽籤方式，向積極投稿同學贈書，包括大公報及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之圖書；書目每月更新並隨機在「推介書目」介紹

顧問名單

(香港) 作家曾敏之、阿濃；大學教授黃坤堯、黃子程；出版社老總關永圻；出版社總編輯孫立川；(深圳) 教育學會秘書長汪繼威及資深出版人陶明遠

評委名單

(香港) 作家孫慧玲；中學教師許承恩、李偉雄、鄧飛、李勇紅；中大博士研究生陳亮亮；報章編輯呂少群、馬凱婷；(深圳) 資深出版人班國春及楊青雲

作家訪談

在與靚訪談前幾天，某刊物已經刊載了她的專訪。只是看了，我好像也沒對這個作者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慶幸數天後我能與她作一對一的訪談，從她的新作《吉光片羽》(天地圖書出版；《讀書樂》6月贈書)開始，談到她的插畫及作家生活。

(以下對話節錄)

Q：現在有寫書，以前是不是也喜歡看書或會寫作？

靚：小說之類的話，中學時看得比較多；讀大專、修讀設計時便比較少了，那時候主要是看一些比較專業的設計書籍。後來到社會工作，有時間也會找些小說來看。寫作其實也有，後來在網頁設計公司工作，寫的都是跟工作有關——因為要做自己的網頁，主要是放自己的畫作。後來開始寫小說，也po上去了。

Q：比較喜歡看哪類型或哪些著者的書？

靚：自己比較喜歡看奇幻、比較天馬行空的書，不過就沒有特定看哪些著者。其實有翻到或看到有興趣的也會看。

Q：這書為什麼用《吉光片羽》作書名？

靚：我覺得這個成語很有詩意，加上它的意思整個就很有感覺。這成語本來是比喻一些殘存的文物，就是年代久遠的那種，但網絡上已經也有把它的意思借代為人的記憶。每個人有自己的經歷，每一段都是很珍貴的，特別是經歷後、到年老時再回憶過來時。不過，一開始我是看到這個成語我才想到這本書的內容。

Q：為什麼《吉》是用插敘手法去寫女主角過去幾段戀情？

靚：我覺得用順敘的太平鋪直敘了，用插敘就會比較有趣，因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因為有以前的經歷才會慢慢變成現在這樣。你也看完這本書，一開始有看到女主角的某些性格特徵、又要吃藥等等吧？但你卻不知道為什麼她會這樣。看到這一幕後，再回望過去她幾段戀情和經歷慢慢就會知道，「啊！原來因為這樣才有現在的她！」不過說真的，其實一開始我也不知道原來這是插敘法，還以為是倒敘哩！

Q：我看到《吉》的女主角也是喜歡畫畫，是不是有代入你自己的影子？

靚：唔，主要是代入自己的年紀吧。而且我覺得愛情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組合，要嘛相戀、要嘛失戀；一見鍾情或者有第三者的背叛。所以書中幾段戀情就主要寫這四種，每段也有自己的獨特性，多多少少也是有點投射吧！

Q：我看過後記，知道這本書的靈感是突然出現，而且很快就寫好了大綱。這些書前後共花了多少時間完成？

靚：好好，兩個月左右就寫好文字稿了，不過因為我還要為書加入插畫，那邊再花了大約一個月吧！其實以前寫書，常常會不知道自己寫到哪裡，反正想到就寫。現在好像抓到「竅門」，就會比較順手。

Q：其實你的插畫生活和作家生活是怎麼連在一起？

靚：你是指出書前吧？我其實就比較幸運，因為我一直都在這個行業工作 (畫插畫)，也有認識一些編輯，已經有人脈。自己寫了一本書或大綱會請他們幫忙看一下，他們跟我說其實寫得不錯，只是口語比較多。然後就開始刻意去看文學書去惡補，也看了很多。現在看多也寫多了，也寫得比以前順了，就沒刻意去看文學的，就算有看，也是希望能有些刺激給自己。

Q：你一開始是畫插畫的，可以說是半路出家做作家，你覺得這個過程最大的轉變是什麼？

靚：應該就是表達方式吧？我自己很喜歡講故事，一開始會用漫畫，有圖有字的去表達，不過沒有發表。後來就用插畫方式現在出書就變成用文字去講故事，插畫是輔助。其實一開始出書有好大壓力，因為自己本來不是讀文學，也沒正統學過怎麼去寫小說，所以有很多事情都不懂。

Q：出了衆多書，你覺得哪一部最能代表自己？

靚：這有點難答耶！因為每一本都有天馬行空的元素，所以都可以代表到我自己！（Q：那你自己最喜歡哪本？）我自己就最喜歡相對系列，主要是講平衡時空。在中學時，自己會用「人間」和「地獄」這兩個名詞。這系列其實就講兩個平衡世界各有一個自己，一個世界的人就是由出生、由嬰兒開始活到老，另一個卻是相反，一開始是年老，倒過來活到變小孩嬰兒。如果在另一個平衡時空的自己死了，那這個時空的自己也會死。《刺五加與槍》就是講這兩個世界打仗。

Q：會不會重看自己以前的作品？

靚：現在很少耶！初出道時也會看，覺得「啊！這寫得不錯！」之類。現在有時候可能就想到某些情節，就會翻一下，但卻會在思考「噢？當時我怎麼會這樣寫？」、「這樣寫好像不太好耶？」我會覺得應該專注在自己的新書，而不是常常去緬懷舊作，所以現在很少看以前的作品。

Q：你到過學校辦講座，那有沒有留意現在學生的文字或作品？

靚：我自己就比較少機會看到學生作品，但有些比較就有開寫作班，也有聽他們說過，比如他們的錯別字很多，口語也是。（Q：那換了是你，你會怎樣鼓勵學生多閱讀，甚至多寫作呢？）我會鼓勵他們在自己有興趣的地方入手，始終要「開咗個頭先」。不過現在要學生正經八百去寫作似乎有難度，反而惡搞的很多，你看高登那些。可能因為這樣惡搞他們還比較開心，要他們正經去寫實在是不能逼。

訪談的時間過得很快，轉眼我們就聊了近兩小時。自己第一次與作家面對面作訪談、聊天，實在很高興。同時，心底又暗喜原來靚也喜歡聽音樂，也有些小習慣，相信除了筆者，很多人也會有——電腦有一個檔案，甚至隨身有一小本子記錄隨時出現的靈感或點子。也許，寫作路就是從這個小習慣延伸出來！
撰文：劉敏月